

史記評林

凌稚隆 輯校
李光縉 增補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史記評林

凌稚隆 輯校
李光縉 增補

天津古籍出版社

(4)

史記評林卷之三十八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壇補

宋微子世家第八

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孔安國曰微畿

鄧實白二女同降而或妻或妾皇姬是也尊卑以年一母同出而或嫡或庶啓紂是也貴賤以分年以率常分以制變君子別嫌明微於是為至

內國名子爵也為紂卿士。索隱曰按尚書微子之命篇云命微子啓代殷後今此名開者避漢景帝諱也尚書亦以為殷王元子而是紂之兄呂氏春秋云生微子時母猶為妾及為妃而生紂故微子為紂同母庶兄紂既立不明淫亂於政微子數諫紂不

被重一阼字疑衍

聽及祖伊以周西伯昌之修德滅阼阼國懼禍至

徐廣曰阼音耆。索隱曰耆即黎也鄒誕云本以黎音黎孔安國云黎在上黨東北即今之黎亭

告紂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是何能為於是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歿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

按此即尚書微子而畧刪之

增袁黃曰有罪無維獲紂為逋逃主如楚無宇之闇逃入王宮執法者不能得之也

光緒曰按書云我其發出任吾家老遜于荒今

書卷三

太師少師曰殷不有治政不治四方孔安國曰太師三公箕子

也少師孤卿比干也言殷不我祖遂陳於上馬融曰我

祖湯也孔安國曰言湯紂沈湎於酒婦人是用亂

敗湯德於下馬融曰下世也殷既小大好草竊姦宄孔安

國曰草野盜竊又卿士師師非度馬融曰非但小

為姦宄於外內皆有罪辜乃無維獲鄭玄曰獲得

效為非法度是罪其爵祿又無常小民乃並興相為敵讎孔安

得之者言屢相攻奪今殷其典喪若涉水無津

涯徐廣曰一作涉水無舟航言危也駟謂典國典

索隱曰尚書典作淪篆字變易其義亦殊浪反殷遂喪越至于今馬融曰越於也於曰太

爾無指告予顛
路若之何其與
以文少異不忍
斥言紂故曰我
言紂發出顛狂
我家老成之人
皆遁逃於荒野
危亡之勢如此
今爾無所指示
告我以顛隕隋
墮之事將若之
何哉蓋微子憂
危之甚特更端
以問救亂之策
也

師少師馬融曰重呼告之我其發出往鄭玄曰發起也紂禍敗如此我其起
作出往也○索隱曰往尚書作狂蓋亦今文尚書意異耳吾家保于喪徐廣曰
是家保駟案馬融今女無故告○王肅曰無意告我
日卿大夫稱家非義當如之何也鄭玄曰其
也予顛躋如之何其馬融曰躋猶墜也恐顛墜於
語助也齊魯之間太師若曰王子天篤下菑亾殷
聲如姬記曰何居國孔安國曰微子帝乙子故曰王子天生紂為亂
國是下菑也鄭玄曰少師不答志在必死○正義
日菑乃母畏畏不用老長孔安國曰上不畏天菑
音災下不畏賢人違戾者老
之長不徐廣曰一云今
用其教今殷民乃陋淫神祇之祀殷民侵神犧又
一云陋淫侵神祇駟案馬融曰天曰神地曰祇今
○索隱曰尚書作攘竊劉氏云陋淫猶輕穢也
誠得治國國治身歟不恨為歟終不得治不如去

王鑿曰箕子比干
事俱付見微子世
家正見其迹異而
心同宜牽連書也

按箕子操云嗟
嗟紂為无道殺
比干嗟重復嗟
獨奈何漆身為
厲被髮以佯狂
今奈宗廟何天
乎天哉欲負石

遂亡箕子者

馬融曰箕國紂親戚也

索隱曰司馬彪曰箕子名

胥餘馬融王肅以箕子為紂之諸父服虔杜預以爲紂之庶兄杜預云梁國蒙縣有箕子冢紂

始為象箸

索隱曰箸音持略反按下文云為象箸必為玉杯杯箸事相近周禮六樽有犧

象箸壺泰山箸尊者箸地無足是也劉氏音直慮反則杯箸亦食用之物並通為器箕子歎

曰彼為象箸必為玉杯為杯則必思遠方珍怪之

物而御之矣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紂

為淫佚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為

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

忍為也乃被髮佯狂而為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

故傳之曰箕子操

風俗通義曰其道閉塞憂愁而作者命其曲曰操操者言遇留

自投河嗟復嗟
奈社稷何

李愛陽曰或云干

于紂無去之義是

矣志曰人臣三諫

其君而弗听則退

而待放逢何歟也

李子曰忠君必君

之悟也斯叙身從

之矣有君而不有

身也傳曰見危受

命當是時暇疏戚

計哉

按升菴云左牽

羊右把茅皆必

死之事肉袒面

縛出于左氏乃

楚人以誑莊王

受却伯之降借

名于武王而誣

微子也史曰微

子抱祭器而入

周既入周矣又

遭害困厄窮迫雖怨恨失意猶守禮
義不懼不懾樂道而不改其操也
王子比干者

亦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為奴則曰君有

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紂怒曰

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王子比

干刳視其心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

故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

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

遂行時比干已死而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

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索隱曰肉袒者袒而

于背而面向前也劉氏露肉也面縛者縛手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

云面即背也義稍迂

豈待周師至而後面縛乎即抱器入周亦必死之事劉敞曰古者同姓雖危不去國微子紂庶兄也何入周之有論語云去之者去紂都也金去不踰國斯仁矣

援此即尚書洪範篇而差刪之

金履祥曰此言洛書所為出之意蓋

天必得其人然後

以五行皆汨亂其

常此帝之所以不

畀鯀而益倫所以

不明也禹惟不然

故帝乃錫之書出

于洛而禹得之遂

推其類以為洪範

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武王封紂

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使管叔蔡叔傅相之武王

既克殷訪問箕子武王曰於乎維天陰定下民相

和其居孔安國曰天不言而默定下民我不知其

常倫所序孔安國曰言我不知天所以箕子對曰

在昔鯀陞鴻水汨陳其五行孔安國曰陞塞汨亂

五行帝乃震怒不從鴻範九等常倫所斁徐廣曰一

鄭玄曰帝天也天以鯀如是乃震動其威怒鯀則

不與天道大法九類言王所問所由敗也鯀則

殛殛禹乃嗣興鄭玄曰春秋傳曰舜之天乃錫禹

鴻範九等常倫所序孔安國曰天與禹洛出書也

九疇彞倫之所以叙也

光緒曰初一日五行至六盡九等之綱五行一曰水以下九等

增要撰曰五味必言作者水之發源未嘗鹹也流而至海凝結既久而鹹之味成則鹹者潤下之所作火之始炎未嘗苦也炎而不已集灼既久而苦之味成則苦者炎上之所作木之初生金之初鑄土之始稼穡亦然增董鼎曰草木之安多酸雖甘者至乾壞亦酸

至于九禹遂因而初一日五行二曰五事三曰八

政四曰五紀五曰皇極六曰三德七曰稽疑八曰

庶徵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極馬融曰言天所以畏懼人用六極

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鄭玄

數本諸陰陽水曰潤下火曰炎上孔安國曰言其

木曰曲直孔安國曰木可揉使曲直也金曰從革馬融曰金之

可銷土曰稼穡王肅曰種之曰稼潤下作鹹孔安國

生炎上作苦孔安國曰焦氣之味曲直作酸孔安國曰

作辛孔安國曰稼穡作甘孔安國曰甘味生於百

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

金氣之味孔安國曰

禮李祀曰曰者自然之理作者修為之效貌之必恭以至思之必睿有物必有則也作肅以至作至人而後可以踐形也

增陳大猷曰入政以緩急為序養生莫急於食而貨次之養生矣當事死報本故次祀然皆貴安居故次司空不可逸居无教故次司徒教不徒而刑之故次司寇內治率而外治與故次賓諸侯而或不庭則不待已征之故以師終焉

卷之三 宋 朱熹 世家

恭言曰從馬融曰發言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馬融

日通也恭作肅從作治馬融曰出令而明作智聰作

謀馬融曰上聰則下進其謀睿作聖孔安國曰於

聖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馬融曰

營城郭主空五曰司徒孔安國曰主徒六曰司空司寇

土以居民馬融曰主七曰賓鄭玄曰掌諸八曰師鄭玄曰掌

誅寇害馬融曰主七曰賓鄭玄曰掌諸八曰師鄭玄曰掌

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馬融曰星

辰日月之所會也五曰歷數孔安國曰歷數節氣

鄭玄曰星五星也五曰歷數孔安國曰大中之道大立

時皇極皇建其有極孔安國曰謂行九疇之義立歛

時五福用傳錫其庶民馬融曰當歛是五福維時

按保極書傳云
庶民於君之極
與之保守

曾朱熹曰有猷有
為至惟皇之蓋言
民之有謀有才
德者人君固當念
之而不忘其或未
能合而未底乎
大矣者亦當受之
而不拒也又或有
能革面從君而以
好德自名則雖未
必出於中心之實
人君亦當因其自
名而與之善則是
人者亦得以君為
極而勉其實也

其庶民于女極

馬融曰以其能斂是五福故

錫女

保極

鄭玄曰又賜女

九厥庶民母有淫朋人母有

比德維皇作極

孔安國曰民有善則無淫過朋黨之惡比周之德惟天下皆大為中

正九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女則念之

馬融曰九

謀有為有所執守當思念其行有所趣舍也

不協于極不離于咎皇則

受之

孔安國曰九民之行雖不合於中而

而安而

色曰予所好德女則錫之福

孔安國曰女當安女

我所好者德也

時人斯其維皇之極

孔安國曰不

女則與之爵祿

女與之福則是人比其

母侮鰥寡而畏高明

馬融

明顯寵者不枉法畏之

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國其昌

按書傳云穀善
也有祿可仰然
後可責其為善
好于而家即謂
富也

按母好尚書作
無好德用咎傳
解用答惡之人

按書傳云會者
合而來也歸者
求而至也

王肅曰使進其行任

之以政則國為之昌九厥正人既富方穀孔安國曰正直

又當以善道接之女不能使有好事于而家時人

斯其幸孔安國曰不能使正人有好事於國于其母

好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鄭玄曰無好於女家

其動作為女用惡謂母偏母頗遵王之義孔安國曰偏不

為天子結怨於民母有作好遵王之道馬融曰好

平頗不正言當修母有作好遵王之道私好也

先王正義以治民母有作好遵王之道私好也

母有作惡遵王之路母偏母黨王道蕩蕩孔安國曰言開

辟也鄭玄母黨母偏王道平平孔安國曰母反母

側王道正直馬融曰反反道會其有極鄭玄曰謂

聚有中之人歸其有極鄭玄曰謂臣也當就曰王

以為臣也歸其有極有中之君而事之

按書傳云皇極之敷言即上文敷衍之言彞常理順大訓于帝者訓言純于天也

按書傳云沈深潛退不及中者以剛克之高亢明爽過乎中者以柔克之

極之傳言

馬融曰王者當盡極行之使臣下布陳其言

是夷是訓于帝

其順

馬融曰是大中而常行之用是教訓天下於天為順也

九厥庶民極之

傳言

馬融曰亦盡極數陳其言於上也

是順是行

王肅曰民納言於上而得中者

則順而行之

以近天子之光

王肅曰近猶益也順行曰民言所以益天子之光

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王肅曰政教務中民善是用所以為民父

母而為天下所歸往

三德一曰正直

鄭玄曰中平之人

二曰剛克三

曰柔克

鄭玄曰克能也剛而能柔柔而能剛寬猛相濟以成治立功

平康正有

孔安國曰世平彊不友剛克

孔安國曰友順也世彊禦不順以剛能治

之內友柔克

孔安國曰出和順以柔能治之也○索隱曰內當為熒熒和也

沈漸

剛克

馬融曰沈陰也潛伏也陰伏之謀謂賊臣亂子非一朝一夕之漸君親無將將而誅○索

○陳經曰三德之用莫易於正直莫難於剛柔君道主剛剛之失其過小柔之失其過大故又言威福王食之柄在君唯恐失之柔而柄下移如漢元成也

濟寧書作齊

○增屠隆曰凡七兩濟涕霧克貞悔也下五兩濟涕霧克也占二貞悔也行推貧尚書作忒過也所以推人事之過差也

隱曰尚書作沈潛此字高明柔克馬融曰高明君子亦以德懷也

維辟作福維辟作威維辟玉食馬融曰辟君也玉食美食不言王者

關諸侯也鄭玄曰作福專爵賞臣無有作福作威作威專刑罰也玉食備珍美也

玉食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

人用側頗辟民用僭忒稽疑擇建立卜筮人孔安國曰

龜曰卜著曰筮考正疑事當乃命十筮曰雨曰濟

曰涕尚書作圍索隱曰涕音亦尚書作驛孔安國云氣駱驛下連續今此文作涕是涕泣亦

相連之曰霧徐廣曰一日涕曰被索隱曰霧音

狀也漢蒙作被義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之用二

行貢鄭玄曰卜五占之用謂雨濟圍霧克也二衍貢謂貞悔也將立卜筮人乃先命名兆卦而

增林之奇曰卜筮
天所示也人事盡
然後可求之天故
龜筮稽疑必在皇
極三德之後
增呂祖謙曰龜筮
君卿民五者之中
三從二逆從之理
多吉之所在也然
三從之中必龜筮
之從乃可蓋龜筮
無心既已皆從卿
士庶民或別有私
心未可知故龜筮
從而卿士庶民逆
亦吉者以我心與
鬼神合也我與庶
民雖逆而亦吉者
以卿士與龜筮同
也我與卿士逆而
亦吉者以庶民與
龜筮同也苟龜筮
而筮不從必尚有
未及者故內事俟

分別之兆卦之名凡七龜用五易用二審此道者
乃立之也雨者兆之體氣如雨然也濟者如雨止
之雲氣在上者也困者色澤而光明也霧者氣不
釋鬱冥冥也克者如侵氣之色相犯也內卦曰貞
貞正也外卦曰悔悔之言悔也立時人爲卜筮
晦猶終也卦象多變故言衍賁立時人爲卜筮
日立是能分別兆卦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鄭玄
之名者以爲卜筮人幽微悔明慎之深女則有大疑謀及女心謀及卿
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孔安國曰先盡謀慮女則
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孔安國
於而身其康彊而子孫其逢吉孔安國曰動不違
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
筮從女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女則逆

可外事則否苟我
與臣民皆從而龜
筮皆違則是於理
有未盡靜而不為
則吉動為則凶矣
此理最精微
陳雅言曰草木
為氣之先庶草又
為易粹觀庶草之
蕃則大者可知故
庶徵之效他言庶
草惟蕃

增朱熹曰一蠢僞
凶一蠢無凶多此
子不得無此子不
得

光緒曰按書傳
云在天為五行
在人為五事五
事修則休徵應
五事失則咎徵
應以自然之理

卿士逆吉。鄭玄曰此三者皆從多故為吉女則從龜從筮逆卿士

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鄭玄曰此逆者多以故舉事於境內則吉境外

則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孔安國曰安以守常則吉動則

凶鄭玄曰龜筮皆與人謀相違人雖三從猶不可以舉事庶徵曰雨曰陽曰奧

曰寒曰風曰時。孔安國曰雨以潤物陽以乾物爰以長物寒以成物風以動物五者

各以時所驗五者來備各以其序庶草繁廡。孔安國曰言五者以爲衆驗

者備至各以次序則一極備凶一極凶。孔安國曰言五者衆草木繁廡滋豐也

亦凶謂其不時失叙之謂也曰休徵。孔安國曰叙美行之

驗曰肅時雨若。孔安國曰君行敬則時雨順之曰治時暘若。孔安國曰

君政治則曰知時奧若。孔安國曰君昭哲則時煖順之曰謀時寒

時暘順之